

保罗·霍尔特侦探小说



# 达特穆尔的恶魔

(法) 保罗·霍尔特 著  
王琢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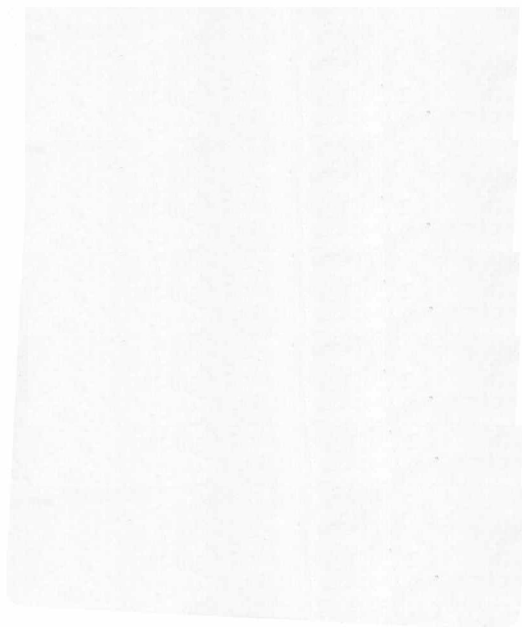
---

# 达特穆尔的恶魔

*Le Diable De Dartmoor*

(法) 保罗·霍尔特 著

王琢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达特穆尔的恶魔 / (法) 霍尔特著; 王琢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80225 - 842 - 6

I. 达… II. ①霍… 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4400 号

Le Diable De Dartmoor

by Paul HALTER

Copyright © PAUL HALTER ET LIBRAIRIE DES CHAMPS - ELYSEES, 1993

© PAUL HALTER 2008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i Wu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 - 2008 - 1111



达特穆尔的恶魔

(法) 保罗·霍尔特 著; 王琢 译

策划统筹: 褚盟

责任编辑: 褚盟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谜·视觉 张鹏志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65270477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30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65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0225 - 842 - 6

定价: 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1	看不见的手犯下了谋杀	张磊	18
9	寻找尸体	巫文娟译下 陈西黎	26
15	命运的安排	索耐尔一译	30
22	恶魔	毛姆上 陈西黎译	31
26	在达特穆尔荒原上漫步	丁景天译	33
33	《隐身人》	人羊译 陈西黎	34
41	凄惨的周末即将到来	潘人郎译	43
48	一位名星和她的创造者	丁景天译 陈西黎	51
54	谋杀	高尔基上 陈西黎	57
58	赫斯特警官受命调查	人良译	61
65	调查工作	张素娟	67
74	第一个难题	朱志译 陈西黎	77
		张素娟译 陈西黎	81
		陈西黎	84

目 录

81	魔戒	杀死了不干净的鬼是不善	1
90	维西娜，可怕的女巫	杀气诡异	9
100	第一条线索	平安的宿命	21
110	在许愿崖上散步	罪恶	33
120	照片不见了	老警士胤胤的断案故事	39
126	年轻的牧羊人	《人狼谱》	39
134	红色的人影	来路不明来无影的刺客	44
142	巴斯勒去哪儿了	警探与凶手的殊死搏斗一	48
150	荒原上的浓雾	杀案	44
160	隐身人	查案命案官警探的断案	52
171	谋杀犯	打工查案	26
174	推理的艺术	侦探个一案	45
185	货真价实的奇迹		
194	尾声		

那一个晚上的寂静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斯塔普勒佛德村的教堂钟声从远处传来，这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清晰。斯塔普勒佛德村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子，村里的房子都紧紧地挤靠在漂亮的花岗石建成的教堂周围，似乎都陷入了沉睡。夏天即将过去，夜色清凉。只有为数不多的窗户里还透出灯光，其中就包括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书房的窗户。

斯塔普勒佛德村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子，村里的房子都紧紧地挤靠在漂亮的花岗石建成的教堂周围，似乎都陷入了沉睡。夏天即将过去，夜色清凉。只有为数不多的窗户里还透出灯光，其中就包括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书房的窗户。

## 看不见的手犯下了谋杀

晚上十一点半，斯塔普勒佛德村<sup>①</sup>的教堂钟楼上响起了钟声，钟声随后消失在了广阔而荒蛮的达特穆尔平原上。斯塔普勒佛德村是德文郡的一个小村子，村子里的房子都紧紧地挤靠在漂亮的花岗石建成的教堂周围，似乎都陷入了沉睡。夏天即将过去，夜色清凉。只有为数不多的窗户里还透出灯光，其中就包括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书房的窗户。

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五十多岁了，头发已经斑白。他的额头上爬满了皱纹，证明这是一个惯于深思熟虑的老人。他会用蓝色的眼睛透过夹鼻眼镜看着你，决不眨眼——仿佛你并不存在。教授在塔维斯托克的学府里教授哲学，他在那里深受尊重，因为他博学善教，而且举止得体。斯特维尔教授不仅受到校长的尊重，其他教师、

<sup>①</sup> 原文为“Stapleford”。

学生以及家长也都很喜欢他。能得到这样一致的好评实在是一项殊荣，更加难得的是，斯塔普勒佛德村的居民们同样爱戴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绝大多数的村民都认为他不仅是一个睿智的长者，还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善人。教授的热心肠似乎永无止境，每当有人陷入困境的时候，教授总是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在每个星期天的弥撒活动中，他肯定会往募捐的袋子里放一张十先令的钞票。

这天晚上，教授照例坐在书桌前。但是与往常不同，他的手边既没有纸张，也没有自来水笔。熟悉教授的人肯定会作出正确的判断：今天的教授要比往常忧虑。他起身准备去找他的妻子，却听到有人拍打房门的声音。教授瞥了一眼挂钟，不满地挥了一下手。是谁这么晚了还来拜访？他的不满迅速转化成了不安。

打开房门之后，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发现敲门的是村子里的两个年轻人：约翰和白蒂。两个人都是十七八岁，他们因为深夜打扰教授而感到非常局促不安，连声道歉。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把他们领进了书房——他希望这样能够让两个年轻人稍稍平静下来。教授的体贴举措达到了效果，但是两个年轻人还是有所顾忌，过了一会才说到正题上。

“斯特维尔先生，请您理解，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愿意让我们的父母知道白蒂和我……我们被迫秘密约会。要是他们知道了，那可不得了。所以……我们不敢告诉他们，不敢说明我们昨天晚上看到了什么，特别是我们约会的时间和地点……他们……”约翰小声地嘀咕着，脸窘得通红。“他们要是知道了，就会明白我和白蒂……我和白蒂……”

教授作了一个安抚的手势。年轻人安心了一些，接着用稍稍平静的语气说：

“我们这一整天都忧心忡忡，犹豫不决……后来，我们想到了您，先生。”

“我们知道您总是为别人着想，总是体谅别人的难处。”白蒂接着说道。她抬起头，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教授。

“……要不是看到您的窗户还亮着灯光，我们也不敢来敲门，我们……”

“……要是我的父母知道了我们俩的事情，他们会禁止我和约翰见面……”

为了尽快结束两个年轻人不安的解释，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轻轻地干咳了一下，控制住了局面。

“我很理解你们的处境。你们两情相悦，秘密约会，而且不希望你们的父母知道。但是，如果你们把昨天晚上目睹的重大——我猜测是重大的——‘事件’公诸于众，你们之间的恋情也就会曝光。我理解对了吗？很好。到目前为止，事情还算清楚明了。别担心，我会尽力保守你们的秘密。现在，我们可以讨论正事儿——也就是你们所说的‘事件’的性质……”

斯特维尔教授缓缓地说出了刚才那一番安抚的话。他满以为两个年轻人会抬起眼睛看着他，没想到他们都垂下了眼皮。

“您不会相信我们的话，斯特维尔先生。”约翰小声嘀咕着。

“我们目睹的事情绝对难以置信！”白蒂紧接着补充说，“可是……”

“很自然，我们曾经自问，是不是产生了幻觉，是不是在做梦……可是我们两个人都在同一时间，看到了同样的景象，幻觉和梦境不可能这么巧……”

“随后我们想到了本地流传的各种奇闻逸事……其中就包括那个



年轻的女人离奇死亡的故事——那个女人以前就住在村子外面的大房子里，在普瑞斯通<sup>①</sup>路上。那座房子叫什么庄园来着……”

“特瑞斯庄园。”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打断了年轻人的话。他感到稍许不悦，不愿意回想那段古老的悲剧故事。

他们看到的事情和那段悲剧有关系吗？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是说说具体情况吧。”教授镇定地提示。

约翰看了看他身边的女孩儿，咽了口吐沫，然后急匆匆地说：

“一个女孩子被推到了悬崖外面……可是她的身后没有任何人。”

在一阵沉重而不安的寂静当中，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一动不动，死死地盯着面前的两个年轻人。

“接着说。”教授最后发话。

“昨天，大概也是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午夜附近，我和白蒂都在许愿崖<sup>②</sup>上。我们已经在那里待了大概一刻钟……”

许愿崖……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现在明白了。两个年轻人刚才吞吞吐吐的态度和许愿崖有关系：他们在午夜时间出现在许愿崖上，充分证明了他们之间恋情发展的程度。这附近的年轻情侣都喜欢去许愿崖。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那都是一个绝佳的约会场所。特别是晚上，魔幻般的月色和星光下的许愿崖非常迷人。许愿崖本身是一个漂亮的、花岗岩质地的石崖，在石崖下面还有一条小小的急流，湍急的水流“噼啪”作响，顺着岩石流向不到一英里之外的村子。许愿崖的形状很特别，有人会联想到狮身人面像，另一些人则说许愿崖像一个蹲坐着的猛兽——通向崖顶的缓坡就是猛兽的脊

<sup>①</sup> 原文为“Route de Princetown”。

<sup>②</sup> 原文为“Wish Tor”。

梁，崖顶的岩石就是一个狮子头，狮子还有一个凸出的、巨大的鼻子，一直沉到了汹涌的湍流当中。

迷恋许愿崖的人可以在那里坐上几个小时，倾听水流在岩石上不断跳动的声音，欣赏岩石上溅起的乳白色水花，还有迷人的达特穆尔平原风光作为陪衬。在远处是起伏不定的丘陵，其间散落着橡木和冷杉树；丘陵的顶端往往残缺不全——令人非常疑惑。这种特殊的环境造成了与众不同的氛围：无限的宁静和忧郁的野性混杂在了一起，往往让人透不过气来——特别是在日落时分，正在西沉的太阳被小山和花岗岩的礁石遮挡着，远远地嵌在地平线上。在夜间，风景模糊不清，令人浮想联翩，但是那种神奇的魅力仍然笼罩着许愿崖。湍流的声音就像是一种召唤。当月亮露出面孔的时候，许愿崖上的情侣往往都陷入仙境一般的梦幻感觉——很少有人能够抵抗这种魔法。

许愿崖同样是一个许下心愿的好地方；按照流行的传言，在那里许下的心愿日后应验的可能性非常高。在许愿崖的顶端有一个小平台。那个平台的地形相当古怪，四处散布着岩石堆，有一些地方的岩石还形成了小小的岩洞，非常适宜为情侣们遮风避雨……约翰正在向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介绍那个岩洞——他用词委婉，显得很不好意思。

“我们当时就在岩洞里，我们都听到了脚步声。我们看到那是一个女孩，她顺着小路爬上了山崖，朝着我们的方向走来。昨天晚上的月光很明亮，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她的侧影。不过我们在暗处，她肯定不知道我们正在岩洞里。那个女孩在欢快地哼着曲子，这让我们感到很诧异。您明白吗？她是独自一人登上山崖，但是她的行为举止却不像是独自一人。她是不是和什么人约好了？也许她先到

了？我们当时都是这种感觉，因为当时山崖上只有我和白蒂两个人，并没有其他人，自然也没有人等着那个女孩。女孩走到了我们附近，然后接着往前走。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看不到她的身影，但是我们听见她喊道：‘喂！你在哪儿？’

“我和白蒂面面相觑。难道有人预先藏在了山崖上？那个女孩又喊了好几遍，语调始终很欢快，就好像是在呼唤捉迷藏的伙伴。我们从岩洞里钻了出来，想要看个究竟。”

约翰转头看着他的朋友，让白蒂继续介绍。白蒂郑重地点了点头。

“那个女孩站在山崖的尽头，离我们大概有十五米远。月亮在云层后面时隐时现，不过月光足以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我是说……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那个女孩，当时她的身边并没有任何人。约翰，我没有说错吧？那个女孩又喊了一遍：‘喂！你在哪儿？’接着，她转过身，朝向平原，好像是要眺望远方……就在这个时候，她被人从背后推了一下……她掉到了山崖下面。我尖叫了起来……”

“被人从背后推了一下，但是又没有人影？”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惊叹道。他转头探寻地看着约翰。

那个年轻人点头表示肯定。

“我知道这么说难以置信，但是这就是实情，她好像是被……一个看不见的生物推了下去。她绝对不是失足掉下去的。她也不是自己故意跳下去的，不会是自杀。在那一瞬间，她向前伸出了胳膊，两手张开，就好像在试图保持平衡，想要避免掉下去——一切就像是有人在背后推了她一把。斯特维尔先生，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唯一的问题就是，她的背后根本没有人！”

又是一阵沉默。在约翰和白蒂看来，这段沉默异常持久。终于，

斯特维尔教授缓缓地摇头，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

“我的孩子，你们刚才讲的故事实在是匪夷所思……你们确定不是产生了幻觉？你们听到受害者的惊叫了吗？你们听到坠落的闷响了吗？”

“听到了，其实……我们也不敢肯定……”约翰含糊糊地说，“看到那个女孩坠落的时候，白蒂在尖叫。白蒂的叫声太尖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准确地分辨其他声音。”

“然后呢，你们干了些什么？我猜你们跑到了许愿崖的下面，去湍流边搜索了？”

“我们离开了许愿崖，但是并没有走到湍流附近……白蒂吓得要死……另外……我自己也心慌意乱。我们往村子的方向走了。”

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耸了一下肩膀。

“没有关系，即使你们走到湍流那里，你们也不会有什么重大发现。我坚持认为你们都产生了错觉，你们受到了感官的欺骗。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村子里没有人失踪，自从……”

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似乎僵住了，他有好几秒钟一动不动。

“先生，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儿吗？”约翰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个女孩……你们说的女孩……你们以前见过吗？”

“我不敢肯定，不过白蒂认为那个女孩是康斯坦斯。”

“康斯坦斯·肯特？”

“我觉得是她。”年轻的女孩子用力地点了点下巴。

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闭上了眼睛，用苍白的语调说：

“老天爷……你们来敲门的时候，我正感到心烦意乱，就是为了康斯坦斯。你们来了之后，我就完全忘记了萦绕在心头的烦恼。我今天晚上去过红狮子客栈。在九点的时候，康斯坦斯的父亲来到客

棱询问她女儿的情况。她前一天晚上在客栈里帮忙，她的父亲以  
为天太晚了，康斯坦斯留宿在了客栈里。而客栈的老板却否定了  
这种猜测，他没有特别留意康斯坦斯，认为她干完了活儿就回家  
了。”

## 寻找尸体

凌晨五点半。第一缕晨光照亮了斯塔普勒佛德村，制造了一种虚幻的感觉。晨曦的雾气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只能勉强分辨出教堂的钟楼。越接近湍流，雾气越发浓重。在接近村口的位置，离客棧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桥横跨在湍流之上。三个男人正在石桥旁边忙碌，用手电扫视着湍急的水流。他们刚才从许愿崖出发，一路沿着水流搜寻到了石桥的位置。

三个男人当中包括托马斯·格兰特医生，他早已经过了五十岁，同时也是话最少的一个。是不是因为情绪不佳——任何人在凌晨被迫从被窝里爬出来都会牢骚满腹。应该不是，他已经行医三十多年了，经常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在这三十多年里，他尽心尽力地为村民们服务；他不仅医术精湛，而且非常热诚，医德高尚——对于很多病人来说，也许他的态度要比他开的处方和真正的医术更有效。斯塔普勒佛德村——以及周围地区的居民——都会毫不迟疑地告诉

您：只要托马斯·格兰特医生一到，只要看到他微胖的身影踏过门槛，只要看到他和蔼的微笑，病人的高烧就会消退一半。

不是的……托马斯·格兰特医生明亮的眼睛里所流露出来的悲伤并不是因为疲惫，而更像是出于沮丧和忧虑。在大约四十五分钟之前，当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敲响医生的房门的时候，博士对于深夜拜访的解释就已经让医生感到忧心忡忡。

另一个人是巴斯勒·霍肯斯。他的身材矮壮，只有三十多岁，但是看起来像是四十多岁的人。他和医生不同，毫不掩饰心中不满的情绪。这也不能完全怪他，要知道他可没有早起的习惯，绝不会早过公鸡打鸣——今天可是比鸡叫早很多！他的黑发乱蓬蓬的，满面通红，衣着凌乱，似乎很久没有好好搞个人卫生了；他的外貌完全符合他现在的状态：一个可怜的、毫不顾忌仪表的酒鬼。他把时间花在三件事情上：偷猎、园艺和泡在红狮子客栈里——他在这三件事情上所花的时间不等，其中多数时间是在红狮子客栈里。他住在一个农夫的家里，拥有一间小破屋和一个玉米叶子制成的草垫子。他能够拥有这个小窝棚，全靠斯特维尔教授的干预——教授毫不犹豫地让巴斯勒·霍肯斯替代了他原来的园丁。巴斯勒·霍肯斯每天只在下午工作几个小时，但是斯特维尔夫妇似乎都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巴斯勒·霍肯斯来自何方？没有人知道，而且已经没有人想要问这个问题了；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年，已经成了这个村子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巴斯勒·霍肯斯，天知道红狮子客栈会是什么样子！巴斯勒·霍肯斯是红狮子客栈的常客，他总是迅速地进入亢奋状态——会让客栈的气氛热烈。要是巴斯勒·霍肯斯缺席，客栈的气氛就会被削弱——客栈的老板乔治·克劳福特可不愿意看到那样的情况。尽管他的生活看起来一团糟，他却是斯塔普勒佛德

村里最快乐的人。（每天晚上，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难道不是全村最陶醉和欣喜的人吗？）托马斯·格兰特医生就持这种观点，而且他声称快乐的情绪是具有感染力的，必须善加利用；医生以此为由，经常和巴斯勒·霍肯斯坐在一起——当然，医生饮酒的习惯要比巴斯勒·霍肯斯节制得多。

真正让人称奇的是，巴斯勒·霍肯斯最忠实的酒友并不是托马斯·格兰特医生，而是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教授几乎每天都去客栈一趟，喝上一小杯。刚开始，“出名的酒鬼”和“村子里的智者”之间的友情让很多人都感到困惑；但是天长日久，也没有人再感到惊讶了。另一方面，斯特维尔教授和酒鬼做伴的事实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也可以偶尔放纵一下，放弃节制和矜持。酒精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教授不会狂笑不止，也不会像巴斯勒那样高声吟唱，而是非常动情地发表演讲。他的话题很繁杂，涉及方方面面，很少有人仔细倾听演讲的内容，但是大家都会习惯性地热烈鼓掌。

可是现在，在湍流边上搜索的三个人可没有心思回忆红狮子客栈里的欢快时光。维克多·斯特维尔教授的面色疲惫，大衣的领子被翻了起来，他在用手电扫视着在石块上飞奔而下的水流。在几个小时前，他打发两个年轻人回家，并且保证暂时不向任何人透露细节。随后他回到了自己的书房，坐下来考虑形势。他最后得出了结论：在采取任何草率的行动之前，最好验证这个故事的可信程度——必须谨慎地暗中尝试寻找尸体。他费了点儿力气才叫醒巴斯勒·霍肯斯；巴斯勒满嘴的酒气，证明他当晚在客栈里待的时间不短。托马斯·格兰特医生的反应则很迅速。教授按了门铃之后，医生立刻来开门；教授简要地介绍了他心中的忧虑之后，医生也毫不



迟疑地表示愿意协助。于是，在凌晨五点之前，三个人带好了手电筒，朝着许愿崖的方向进发。他们的行动最多能持续两小时，过了这段时间就会引起村民们的注意和怀疑。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搜寻都没有任何成果。尽管光线不佳，他们还是能够确定许愿崖下面的湍流中没有尸体。他们发现旋涡中有些古怪，但是后来发现那只是一根木桩。不过这几天接连降雨，河水高涨，急流完全有可能把尸体冲走。他们沿着小河边的小路继续搜寻，但是只能粗略地察看，不像在许愿崖下面那么仔细。他们开始怀疑这个故事完全是年轻人脑子里的幻象——尤其是斯特维尔教授；但是巴斯勒·霍肯斯的一句话击碎了教授的期望。

“这么大的水流，尸体可能被冲出很远……还记得吗，去年找到艾莉莎·郭德尸体的地点……要比这里远得多……”

“巴斯勒，别这么说！”斯特维尔教授生硬地打断了巴斯勒的话，“这两件事没有任何联系！”

一阵沉默。斯特维尔教授抬起了头，发现托马斯·格兰特医生正在若有所思地盯着他。医生沉吟了一下，然后大声说：

“没有联系？艾莉莎·郭德，我们村子里的小女孩儿，二十岁，也是这样在一个宁静的夜晚失踪了……三天之后才找到尸体，她被淹死了，就在这条小河水里。尸体被水流冲走了，因为不断地碰撞岩石，尸体上遍布伤痕……现在，地点还是这条河流，时间是不到一年之后，我们同样在寻找尸体……而且是一个年轻女孩儿的尸体——同样的年纪，同样在一个夏夜神秘地失踪了。难道您还说毫无联系？”

医生的语调非常强硬，斯特维尔教授很少见到医生如此激动。

“请原谅我，维克多。”医生接着说，“但是您说出这种话，真让